



大王

郑波
著

大众文艺出版社

山

大王

WANG

郑波 著

大众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山大王/郑波著.

—北京:大众文艺出版社,2002.2

ISBN 7-80171-116-5

I. 山…

II. 郑…

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2)第 003200 号

山 大 王

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朝阳区潘家园东里 21 号 邮编:100021)

北京市昌平西贯市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 10.125 字数 243 千字 插页 2

2002 年 3 月北京第 1 版 2002 年 3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-6000 册

ISBN 7-80171-116-5/I·83

定价:20.00 元

版权所有,翻版必究。

大众文艺出版社发行部 电话:84040746

北京东城区张自忠路 3 号 邮编:100007 1136 信箱

写在前面的话

《山大王》是描写湘西剿匪中我侦察兵活动的小说。

要写战争中的侦察兵,起始于1979年的对越自卫还击作战。在那次战争中,以及战后总结研究各单位战例时,发现一个较为普遍的现象。就是:部队一些指挥员及司令部机关,不善于主动地运用自己的侦察手段,去查明自己部队面临的敌情,过多的依赖上级提供情况;作为上级指挥员和机关,也不大善于及时向下级提出调查敌情的要求;作为下级,即使发现当面敌情有变化,有的也不善于立即抓住向上级报告反映。总之是,敌情观念、侦察观念、情况的上通下达观念都比较淡薄。战斗中出现的许多纰漏都和这个有关。究其原因,是和我军平时演习训练时,情况显示、提供的方法有关系。演习时,指挥员和司令机关所获得的情况,都是导演部(调理员)以不同的身份提供来的。不管以什么身份提供,演习者根本不需要考虑自己如何去搜取情况的问题。这样形成了习惯,到实战中自然就严重了。

原因找到后,我曾试图从战术训练及演习中加以改进。但没过多久,我就离休了。离休后,我决定将战争年代部队侦察兵的活动,用文学形式表现出来,以帮助现在未经过战争的同志提高敌情观念及侦察观念。在1995年初,我出版了一本以写抗日战争时期侦察兵为题材的长篇小说《耳报神》。一些读了此书的

同志，或口头或写信，纷纷对我表示出热情洋溢的鼓励与支持。于是，我就继续我的侦察兵系列小说的创作，又写出了这个长篇《山大王》。

湘西剿匪是解放战争末期进行的，历时一年有余。它可分为四个阶段：第一阶段为浩浩荡荡的解放大军进军西南，路经湘西，土匪当时土崩瓦解，有的投降，有的化整为零，分散潜藏。

但当大军过后，他们又复反水，聚集滋事；第二阶段为部队入川返回湘西后，全面进剿扫荡。由于地域广阔，我兵力略显单薄，土匪则分散流窜，与我周旋；第三阶段为放弃某些边沿区，而集中兵力，在中心区重点围剿。一边围剿，一边发动与组织群众，建立新政权。土匪无处藏身，纷纷来降，遂彻底瓦解；第四阶段为边沿区清剿。本书所反映的是第三阶段中心区剿匪的中、后期，及第四阶段剿匪的情况。在这一时期，土匪的大势已去，最需要指挥员去寻找、侦察匪情，予以彻底歼灭。这或许对提高人们的侦察观念有所启发吧！这是我所希望的。

郑 波

2000年10月

目 录

蠢蠢欲动·····	(1)
打狗战术·····	(9)
经营小台湾——八面山·····	(18)
中心区剿匪汇报会·····	(24)
何么妹·····	(30)
八面山该怎么打·····	(41)
攻坚受挫·····	(47)
奇袭得手·····	(54)
宵 遁·····	(64)
石保汉哪去了·····	(73)
丑恶人家·····	(88)
抓落实·····	(101)
两面派士绅·····	(114)
搜 山·····	(127)
相 亲·····	(137)
佛门难言事·····	(149)
探 庙·····	(160)
疯子不疯·····	(174)
杀人灭口·····	(181)
爆破狮岩洞·····	(193)
发现匪迹·····	(209)

转 移	(219)
循踪查找	(231)
谜 团	(246)
还是庙里安全	(257)
觉 醒	(271)
揭 谜	(280)
尼姑孕	(288)
双喜临门	(298)
尾 声	(314)

蠢蠢欲动

五月初的三湘大地已是繁花似锦、稻粱生长茂盛的季节了。但坐落在湘川边的八面山上，仍是寒气袭人。零零散散的人家，坐落在山坡上，偶尔有几下鸡鸣狗吠，显现出这里尚有几户人家存在。

在山顶的燕子洞里，匪首石保汉正对着祖宗牌位顶礼膜拜。此人约有四五十岁，中等个子，剃着光头，没留胡须，发福而又泛黄的脸盘，显示出吸鸦片烟的人特有的神态。只见他直直地跪着上了香，又连叩了三个头，然后暗暗地祷告：先人哪！清明节已过，子孙尚未到墓地洒扫祭奠，非是子孙不孝，实因共军来了，闹得我身不由己。今天在洞里设堂拜祭，聊表子孙一片孝心。尚望祖先见谅，保佑子孙此番苗岩滩作战，旗开得胜，重耀我石家往日风光。祷毕，起身拍打了膝盖上的尘土，扯了扯身上的黑色中山装，坐在卫士搬的椅子上，手捧卫士递过来的铜管水烟袋，默默地出神。

手枪班的卫士，还有马夫、伙夫几个手下人在里洞偷偷地看着司令祭奠完毕，小声地议论：“司令真是个大孝子啊！清明时

节几次询问,白天不行,能否利用夜晚去扫墓。当时几个支队长都不同意,司令为此还暗暗地流泪了呢!”

“记得民国24年,司令老母病故。当时司令是龙山保安团长,正赶上在龙山和贺龙红军打仗,硬是停丧一个多月,打完仗才办理母亲的丧事。那时司令打了胜仗,受了国民政府嘉奖。大办丧事时,县长、专员都来吊丧,几多热闹,都赞司令是忠孝两全哩。”

马夫向满福读过几天私塾,只见他用旱烟管敲着地,唱着不知从何处听来的顺口溜:“十月怀胎苦,分娩叫哇哇。羊羔知跪乳,犍牛自立爬。婴渴腹饥饿,只会哭哇哇。幼儿抚养大,苦爸累坏妈。父母为儿女,碎心破肝花。苦劳抓养大,盼老侍病榻……”

众人议论未休,忽听黑影里有人隐隐抽泣。卫士长吉世良,扒开众人,利用洞口射进来的光线一看,原来是自己卫士队的向玉荣在哭泣。问了问才知道,前几天他家捎信来说,他父亲上山砍柴,跌成重伤。原本老母就半瘫在家不能劳动,现在更是雪上加霜。因家中无人照应,想请假回家照顾老人,又怕司令不准。听了大家议论,勾起心事,心里难过。

众人一齐向吉世良央求道:队长,去司令跟前帮他求个情吧!司令是个讲孝道的人,兴许会准他回去看看。

吉世良知道事情难办,但碍于大家的面子,又为了显示自己关心弟兄,就说:“要得,我去说说。”说着就钻到前洞去了。

这燕子洞是在八面山南面的崖壁上自然形成的一排四个山洞。从石保汉的父亲时代,就把它作为大本营,有什么风吹草动就钻进洞去。现在石保汉仍是如此。他将它由东向西排名为:忠、孝、信、义四洞。洞很深,四个洞里面相互可通,并有地下河

水,可供食用。石保汉带特务队(卫士队)的手枪班就住在排位第二的孝字洞里。这孝子洞中间三四十米处修了一道矮墙,既作隔墙用,打仗时又是守洞的第二道工事。里面住着卫士队的手枪班,外间在高大的洞膛里,用木料修了个两层小木楼,这就是石保汉的居室。

吉世良往外走,众人也都悄悄地跟在远处。吉世良来到木楼下小心地喊了一声:“司令!”见石保汉抬头看了看他,就小声地说:“我们队里三班向玉荣的老子上山砍柴跌伤了,他想请假回去看看……”

还没等他说完,石保汉猛一抬头:“什么?!都想走哇!他这个老子早不跌伤,晚不跌伤,怎么偏偏在我要用人的时候,他就跌伤了?”停了一下又说:“我晓得的,莫不是害怕,想去投共军吧?”

一听到“投共军”三个字,大伙都吓得屏住了呼吸,不敢出声。因为大家知道在司令的话里,这意味着什么。

石保汉半天没往下说,大伙谁也没敢吭声。只见石保汉呼噜呼噜连吸了三管水烟,干咳了一声,然后说:“莫要怕。怕么子?老子搞了几十年,晓得的,官家人在我们这湘西是呆不长的。国民党的中央军来了几次?还不是都走了。共产党也是一样的,不要看他初来时蛮凶的,要不得多久就会被赶走的。莫要小眼窝,看不得长远。”

他停下吸了一管水烟又接着说:“晓得不?龙山县城的共军团部已经被赶出来了,跑到了苗岩滩。听说席北屏的人现在去攻打县城,怕也没那么容易。民国24年我守龙山一个多月,贺龙的共军硬是没打开,就跑到招头寨把我的后方给端了。现在共军团部逃到苗岩滩,可苗岩滩有么子工事?无险可守嘛!过

两天，老子我要消灭苗岩滩共军的团部，要报当年贺龙共军抄我后方之仇。大家要好好地打，打开苗岩滩放假三天。你现在想走，怕到时你想回来还不成呢！”

吉世良见司令的口气缓和了，就转身对着大伙说：“听说共军团部有不少洋学堂出来的女兵，到时一人发你一个洋堂客玩玩。打开苗岩滩，堂客任你牵。小向伢子！莫回家了……”

“慢！”没等吉世良说完，石保汉马上制止他。“我晓得你这‘鸡巴巴’（吉世良的绰号——鸡屎凉、鸡巴巴）听到堂客就来神了。先要约法三章：一不准牵百姓的牛；二不准烧百姓的房；三不准强奸妇女。”

吉世良正在兴高采烈地讲着，听到司令制止他，先是吓了一跳，等听到司令这三条，就挺着脸皮笑着说：“司令！这头两条好办，第三条恐怕……弟兄们都有几个月没回家了。再说，有的人回家也没得堂客。”

石保汉微笑着吸了一管水烟，然后慢条斯理地说：“我讲的是莫要强奸，能让人家自愿……那是你们的本事。”众人哄地一声都笑了。

吉世良对着大伙高声喊道：“听到没得？她自己脱裤子就不算强奸。”然后大伙拥簇着回里洞去了。

正在这时，值班的卫士来报告：昨晚来的客人来见司令。

进洞来的是沅陵的秦志贤，花垣的彭伍昌，四川酉阳的杜桂廷，秀山的葛寿山（葛疤子），在当地他们个个都是拖队要枪的有名人物。

众人落座献茶寒暄后，杜桂廷先开口道：“听说石司令要打出湘、鄂、川、黔边区反共救国军总司令部的旗号，大干一场。我们都有一杆人马，单木不成林，成不得大气候，所以昨晚来到这

里,想和石司令合起来一起干。”

石保汉听罢,高兴得合不拢嘴:“名义是有那么一个,可我那是虚衔,有名无实。现在诸位一来,我们组成名副其实的四省边反共救国总司令部,真正可以大干一场了。”

大家议论一阵,最后公推石保汉为湘、鄂、川、黔边区反共救国军总司令,杜桂廷为副总司令兼酉阳纵队司令,秦志贤为副总司令兼沅陵纵队司令,彭伍昌为参谋长兼花垣纵队司令,葛寿山为前敌总指挥兼秀山纵队司令。

石保汉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:“而今我们每人都拿了一顶大帽子戴在了头上,其实这都还是虚衔,作不得数的。诸位都回去扩充整编队伍,寻机歼灭当地的共军。我这里先消灭苗岩滩共军,再扫荡全龙山,然后将共军赶出湘西,最后我们合力消灭四省边区的共军。只要我们占领了湘鄂川黔四省边区的广大地区,那时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,蒋总统反攻大陆回来,该给我们个什么名义,就由他老人家看着办了。”

石保汉讲到这里,众人听了高兴,纷纷议论:

“至少给个省主席。”

“怕不给个兵团司令当当?”

“那才是实打实的官衔呢!”

众人说得高兴,夕阳西下,洞里渐渐暗了下来。石保汉叫人掌灯。

秦志贤说:“到洞外看看风景吧!早就听说八面山燕子洞,人间天险。昨晚我们坐轿子上山,一直抬到洞里才放下,外面是什么样还不知道呢。”

众人都赞成,站起来齐往外走,石保汉忙叫吉世良在前面带路说:“洞口路窄,走起小心些。”

吉世良带着大家沿着洞口那人工凿成的约二尺宽的小路，向左经过忠字洞口，再上一个小坡，登上燕子洞东山。山上面比较平整，有一些大石头上还刻了个棋盘。通往山下的阶梯路上，砌了个石碉堡，放了一个哨兵。放眼向东望去，一片青草碧绿，晚风徐徐，草浪婆娑，给人一种风吹草低见牛羊的感觉。回头西望，夕霞映天，万朵彩云似翻江倒海，十分壮观。远望洞口西面山上，也有个碉堡和哨兵。再看燕子洞，四个洞口一字排开，上为千仞绝壁，下为万丈深渊。洞口之间仅有那二尺宽人工凿成的小路相连，真有一夫当关，万人莫近的气势。

秦志贤笑着说：“石司令！你这个地方真是天险加地险，除了小燕子能飞进洞去，谁个能进去呢！燕子洞的名字怕也是这么来的吧？”

石保汉笑而不答，指着远处说：“看到了吧！这八面山上边，南北宽二三十里，东西长七八十里，四面峭壁，仅有一十八条岩路可通上下，山上平坦，可种鸦片和粮食。从家父在世拖队时，即经营此山。民国二十六年省里派兵一万多人来攻打，我家守住各岩口用石头打了半个月，官兵硬是上不了山。后来石头打完了，官兵才上了山，但又进不了我这燕子洞。枪打、炮轰、火烧、点燃辣椒用风车吹起薰，都没得办法。最后还是派人讲和。他们答应撤出龙山，我答应交出百十条枪，让他回去交差。都喊老子是八面山的山大王，我就是要占山为王，当这个山大王，看你共军能奈得我何？”

众人再顺着石保汉的手往山下看，只见晚雾朦胧，绛云霭霭，一览众山，像无数小岛淹没在云海里，更衬出八面山的雄巍。

葛寿山说：“实在是好地势呀，我们那里也是山，也有洞，但都没得这么险要的。”

秦志贤点着头说：“这里真是可以建立一个反共基地，配合蒋总统反攻大陆。”

彭伍昌说：“对！把八面山建成大陆的小台湾，给蒋总统发个电报，报告一下我们的部署，取得蒋总统的接济。有电台吗？”

石保汉明知上次军统湘西站长魏文杰给的一部 15 瓦电台是坏的，不能用。为了表示自己的实力，还是说：“有。我经常和上边联络。前天我请求台湾空投弹药，他们要我做好准备，等待好时机即来空投。”众人谈得兴起，都有点跃跃欲试。约定今晚各回原地，整顿队伍，准备起事。

葛寿山乘兴提议：“要大干就要抱团，我们五人歃香盟誓如何？”

众人齐喊“要得，要得。”

石保汉要吉世良去做准备，于是拥簇着回到孝字洞。洞里原有司令祭祖设的香案，香火齐全。

吉世良先取过笔墨和一张黄表纸说：“我们都少文墨，哪位司令给写个关夫子的神主牌吧！”

众人推来推去，最后由秦志贤命笔写了“汉寿亭侯关云长夫子神主”，石保汉命卫士贴在神龛里。

那边吉世良早取过十只大碗，一字排开放在神案两边，左边碗里由卫士都注了半碗米酒，右边碗里都斟了半碗清茶，又取过五炷清香点燃，他们五人各人拿着，一排站在香案前。吉世良左手提着一只公鸡，右手拿着菜刀站立在香案右边。轻声告诉石保汉：“都齐备了。”

只见石保汉领着秦志贤等四人，对着关夫子神位，先拜一揖，又跪下叩头，然后他念一句，众人跟着复诵一句：“关夫子在上，弟子×××（各人报自己的名字）在下，我等精诚协作，共图

大业。如有丢兄卖弟，欺妻淫妹，当照鸡而死，照香而亡。”念罢，众人把香放在案上，吉世良一刀斩断，又挥刀将鸡头砍掉，把鸡血淋在十个碗里。然后将鸡连刀从众人头顶上扔向背后。

此时右边碗的卫士端给每人一碗血茶，高唱：献你一碗红花茶，寿享八十八。左边的卫士端给每人一碗血酒，高唱：献你一碗红花酒，寿延九十九。众人都一饮而尽。

仪式至此礼成。众人转身去看那地上的刀和鸡，脸上都有点不大自然。原来，按照规矩，若刀口、鸡头朝外，那是大吉大利，就预示着同心对外；若朝内，则预示内有小人捣鬼。今天是刀口朝外，而鸡头却朝内，所以大家都有点儿不大高兴。

石保汉见此哈哈一笑，一脚把鸡踢得老远，口中喊道：“将这小子拿去开膛破肚，炒熟了老子下酒。”大伙都哄然地大笑了。

打狗战术

苗岩滩今天逢墟，街上人来人往，熙熙攘攘，但多是来去匆匆，不敢久停。因为石保汉要进攻苗岩滩的谣传，一日数起，所以人心惶惶，很不安定。

副团长袁志高的心里也很不安定。团部由城里向苗岩滩转移之前，团长患了急性肝炎住院去了。他和政委带着团部转移到苗岩滩后，政委就去师部开会研究中心区剿匪问题。现在家里由他负责主持工作。

刚才他听取了县公安局刘局长的情况报告后，正准备到司令部去核对一下情况，西山方向又响起了枪声。他刚要出门去查看，作训股长急急忙忙闯了进来。“803！”作训股长刚叫了一声，袁副团长就急切地问：“哪里打枪？”

“还是西面山上向我哨兵开枪。今天的位置又靠近了，子弹从街上飞过，赶墟的人都炸了。有人高喊，石老团来了，石老团来了！肯定是有土匪混在群众中捣乱，看来土匪是越来越猖狂了。”

作训股长讲完，袁志高面色严肃地说：“是啊！刚才县公安局也来报告，据他们的情报，土匪近日要进攻苗岩滩，并且每次

墟日都有土匪扮成老百姓来墟上探听消息,也可能搞里应外合。调一营来保卫直属队的信送走了吗?”

“早送走了,不过……”作训股长犹豫了一下又说:“土匪随时都可能来,一营怕是远水救不了近火,是否把机关、直属分队都武装起来?”

袁志高说:“可以。不过他们多是非作战人员,战斗力……”稍迟疑后又说:“还是催一营快些来吧。调点部队来保卫机关,是县委同志的建议,来不及和政委商量。他若追问,由我来向他解释。”

作训股长接着又说:“据二营报告,前几天他们给团部送信失踪的通信员已经找到了。原来是被土匪打伏击抓去活埋了。前天他们派人去把尸体扒出抬回来,重新安葬了。”“他妈的!是哪股土匪干的?将来捉住他,老子扒了他的皮。”袁志高恨恨地说。

作训股长说:“那还不是石保汉手下那个向伍先的部队,上次伏击五连那个排也是他们干的。”

袁志高听了没再说啥,作训股长敬个礼就走了。

袁志高生长在沂蒙山区,从小就给财主家做工,过度劳累,没能长成标准的山东大汉,身高不到一米七,才三十出头,可他那饱经风霜的黑瘦面孔却显得有些老相。近来在找对象谈恋爱,在团宣传队找了几个都没谈成。团卫生队最近由军部卫训队分来一个女卫生员,所以他常到卫生队跑跑,以便双方增加了解。刚才他本想到卫生队去走走,但作训股长汇报敌情,破坏了他的兴致,他又有点心绪烦乱了,顺势就仰面躺在床上,双手压在脑后,默默地想着心思:自从团长住院以后,众人都说团长得的这种病是一时难以治好的。那团长的位子看来是非自己莫属